



# 歷代曲話彙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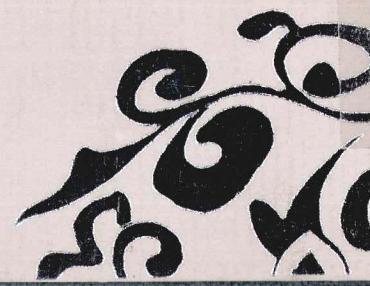
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清代編 第二集

俞爲民 孫蓉蓉 ◎ 編

2

黃山書社



107.37  
1622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重點資助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國家“985工程”“漢語言文學與民族認同”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項目

I207.37/26=2  
:1(2)  
2008

# 歷代曲話彙編

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清代編 第二集

俞爲民 孫蓉蓉 ◎ 編

黃山書社

# 目 錄

王應奎	一
柳南隨筆(輯錄)	二
柳南續筆(輯錄)	六
張照	一〇
勸善金科凡例	一一
王正祥	一三
新定十二律京腔譜自序	一四
新定十二律京腔譜總論	一九
新定十二律京腔譜凡例	二一
袁棟	三七
書隱叢說(輯錄)	三八
徐大椿	四九

樂府傳聲	五〇
黃圖珌	八九
看山閣集閒筆(輯錄)	九〇
看山閣南曲序	九五
【南大石調·賞音人】	九六
觀演雷峰塔傳奇	
【南大石調·花月歌】	九七
伶人請新製棲雲石傳奇行世	
金德瑛	九八
櫬門觀劇絕句	九九
龔焯	一四九
巢林筆談(輯錄)	一五〇
巢林筆談續編(輯錄)	一五三
董榕	一五五
芝龜記凡例	一五六
轉天心樂府序	一五九
巧換緣題詞	一六一

天緣債題辭	一一一
傭中人傳奇序	一六二
傭中人樂府題詞	一六三
女彈詞題辭	一六四
清忠譜正案題詞	一六五
阮葵生	一六六
茶餘客話（輯錄）	一六七
潘廷章	一六八
西廂說意	一六九
任以治	一七〇
元本北西廂序	一七一
金評西廂正錯序	一七二
西廂三大作法	一七三
西廂祇有三人	一七八
讀西廂須其人	一八八

韓錫祚	一九〇
漁村記自序	一九一
漁村記凡例十則	一九二
漁村記原序	一九三
金兆燕	一九五
旗亭記凡例	一九六
黃振	一九七
石榴記小引	一九八
石榴記凡例	一九九
蔣士銓	二〇一
空谷香傳奇自序	二〇二
桂林霜傳奇自序	二〇三
香祖樓自序	二〇四
雪中人填詞自序	二〇五
臨川夢自序	二〇六

臨川夢自題	二二三
玉茗先生傳	二二三
冬青樹自序	二一五
晉春秋序	二一六
三元報題辭	二一六
蘆花絮題辭	二一七
江花夢序	二一九
京師樂府詞(十六首之二)	二二二
過百子山樵舊宅(二首)	二二二
康山草堂觀劇	二二三
趙翼	二二四
檐曝雜記(輯錄)	二二五
王文治	二二三
納書檻曲譜序	二二三
納書檻玉茗堂四夢全譜序	二三四

恭跋蠅寄居士虞兮夢填詞卷後	一三五
題蔣苕生前輩四絃秋新樂府	一三五
宋廷魁	一三七
介山記或問	一三八
介山記自跋	一四〇
方成培	一四三
香研居詞塵(輯錄)	一四四
雷峰塔自叙	一七〇
沈雄	一七一
古今詞話(輯錄)	一七二
田同之	一七七
西圃詞說(輯錄)	一七八
李調元	一八三
雨村曲話	一八四
雨村劇話	三〇八

雨村詞話(輯錄)

二三九

沈乘塵

二四二

韻學驪珠

二四三

# 王應奎

王應奎（一六八三—一七六〇？），字東漸，號柳南。常熟（今屬江蘇）人。諸生。工詩文，著有柳南詩文鈔、海虞詩苑、柳南隨筆、柳南續筆等。柳南隨筆、柳南續筆除記載掌故逸聞、民間習俗外，還有對詩文詞曲及字畫等的考評，今輯錄其中有關於戲曲的記載與論述，所輯以清嘉慶間借月山房彙鈔所收本爲底本。

## 柳南隨筆（輯錄）

徐復祚，字陽初，號薈竹，大司空栻之孫。博學能文，尤工詞曲。某宗伯題其小令，以高則誠爲比。傳奇若紅梨、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於世，然不知其爲陽初作也。又嘗仿陶九成輒耕錄作村老委談，原本三十六卷，今所存者六卷而已。余悲陽初有如許著作，而身歿之後，遺書散佚，名字翳然。文人之傳與不傳，洵有命在，千秋萬歲，子美所以致嘆於寂寞也。會己酉歲昭文修邑乘，予爲言於陳君亦韓祖范，載人文苑傳中。（卷一）

張說有虬鬚客傳，「鬚」字今本誤刻爲「髯」。按楊彥淵筆錄云：『口上曰鬚，頤下曰鬚，上連鬚曰鬚，在耳頰旁曰髯。』髯之不得混鬚也明矣。三國志崔琰傳注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此『虬鬚』二字之始。又老杜八哀詩『虬鬚似太宗』，酉陽雜俎『太宗虬鬚，常戲張挂弓矢』，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挂一弓』。蓋『虬鬚』二字之有本如此。若『虬鬚』則吾於書史中未之見也，安得妄爲改易乎？考其謬始於紅拂傳奇。流俗之承訛，蓋其來久矣。（卷一）

徐錫允，字爾從，廉憲待聘之子。（與錢宗伯友善，宗伯有和徐叟文虹七十自壽詩四首，見初學集。）文虹，其自號也。家畜優童，親自按樂句指授，演劇之妙，遂冠一邑。詩人程孟陽爲作徐君按曲歌，所謂『九齡十齡解音律，本事家門俱第一』，蓋紀實也。時同邑瞿稼軒先生以給諫家居，爲園於東皋，水石臺榭之勝，亦擅絕一時。邑人有『徐家戲子瞿家園』之語，目爲『虞山二絕』云。（卷二）

予所居徐市，在縣東五十里，徐大司空栻聚族處也。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并擅高資，而一最豪奢，爲太學欽寰，予前既叙其事矣。而一最吝嗇，則爲諸生啓新。其書室與竈，僅隔一垣，常以繒繫脂，懸於當竈，而繒之操縱，則於書室中，每菽乳下釜，則執爨者呼曰：『腐下釜矣！』乃以繒放下。纔着釜聞油爆聲，即又收繒起，恐其過用也。爲子延師而供膳甚菲。村中四五月間人多食蛙者，然必從市中買之。啓新以蟾諸類蛙，而階下頗夥，即命童子取以供師。每午膳，師所食者止葷素二品。一日加豆膩一味，豆膩者，以麵和豆共煮者也。師既食畢，疑而問其童子曰：『今日午膳，何於常品之外，忽加豆膩？』童子笑曰：『此豆乃犬所竊啖者，既而復吐於地，主人惜之，故取以爲食。』師以其穢，爲之吐嘔不止。所畜雨具，有革履三隻：一留城，一留鄉，一隨身帶之，蓋防人借用也。嘗命藍輿山遊，自北至西，諸名勝遍歷。輿夫力倦，且苦腹餒，啓新出所携蓮子與輿夫各一，曰：『聊以止飢。』

興夫微笑，蓋笑其所與之少也。而啓新誤以爲興夫得蓮子故喜，即曰：『汝輩真小人，頃者色甚苦，得一蓮子便笑矣。』又嘗以試事至白門，居逆旅月餘，而所記日用簿，每日止腐一文、菜一文。同學魏叔子沖見之，爲諸語曰：『君不特費紙，并費筆墨矣！何不總記云：自某日至某日，每日買腐、菜各一文乎？』啓新方以爲然，初不知其謔己也。其可笑多類此。其族人陽初爲作一文錢傳奇以誚之，所謂盧止貞外者，蓋即指啓新也。（卷三）

金人瑞，字若采，聖嘆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遊戲具，補而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爲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卟者』，即指聖嘆也。聖嘆自爲卟所憑，下筆益機辨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於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崑山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嘆書，幾於家置一編。而聖嘆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於難，時順治十八年也。初，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昵令，於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群哭於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嘆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即訊，并治諸生。及獄具，聖嘆與十七人俱傅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聞聖嘆將死，大嘆詫曰：

『斷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聖嘆以不意得之，大奇！』於是一笑受刑。其妻若子，亦遣戍邊塞云。（卷三）

王實甫西廂記、湯若士還魂記，詞曲之最工者也。而作詩者入一言半句於篇中，即爲不雅，猶時文之不可入古文也。馮定遠嘗言之，最爲有見，此亦不可不知。（卷三）

太倉王揆，字端士，烟客先生次子也。中順治乙未進士，館選日，某公欲薦之。及臚句唱，『揆』與『魁』音相近，上曰：『是負心王魁耶！』蓋小說家有王魁負桂英事，上故云爾也。某公遂不敢薦。（卷五）

康熙丁卯、戊辰間，京師梨園子弟以內聚班爲第一。時錢塘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聖祖覽之稱善，賜優人白金二十兩，且向諸親王稱之。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會，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其數悉如御賜，先後所獲殆不貲。內聚班優人因告於洪曰：『賴君新製，吾輩獲賞賜多矣！請開筵爲君壽，而即演是劇以侑觴。凡君所交遊，當延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爲羅致，而不及吾邑趙□□□（星瞻徵介）。時趙館給諫王某所，乃言於王，促之人奏，謂是日係皇太后忌辰，設宴張樂，爲大不敬，請按律治罪。上覽其奏，命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贊善仲符執信、海寧查太學夏重嗣璉其最著者也。後查以改名慎行登第，而趙竟廢置終其身。（卷六）

## 柳南續筆（輯錄）

### 青冢

王昭君青冢在歸化城塞上，遍地白草，惟冢上不生，故名青冢，非謂冢上草獨青也。冢邊有石獅一，石虎二，石虎背上刻『青冢』二字。（卷二）

### 龍種

王梅溪嘗讀書溫州江心寺，寺中住持真歇了禪師，知其爲龍種。是時寺前埂子山門屢築不就，將成，即有龍攬波濤潰之。一日，梅溪大醉，禪師進曰：『公能捨山門前一塊土乎？公必中狀元無疑矣。』就之乞書券，梅溪醉中戲書與之。其後禪師坐山門乘涼，有一老人拄杖而來，携一童子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券焉。寺去桑門三里，桑門，溫州城門也。往來常與妓錢玉蓮善，約富貴納之。梅溪登第後，三年不還鄉，玉蓮爲人逼嫁，自沉於桑門江口。蜀人破堂和尚爲錢先生湘靈述之如此。今其事備載湘靈集中，破

堂蓋久住江心寺者。（卷二）

### 服御類優

阮大鋮巡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詫爲梨園裝束。某尚書家姬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大兵大禮，而變爲倡優排演場，苟非國之將亡，亦焉得有此舉動哉？

（卷二）

### 王 斤（音漢）

王斤，河南蘭陽人。舉崇禎辛未進士，性好優。當家居時，邑令往謁，值斤方傅胡粉、衣婦人服，登場而歌。令人同爲優者皆散去。斤不易服，直前迎令。令愕然，斤爲婦人拜，徐告令曰：『奴家王斤是也。』其女嫁某家，既婚，婿設席候之，朱其面像關壯繆，綠袍乘馬而往，至門，婿出迎，殊不顧，下馬胡旋，口唱『大江東』一曲而入，坐賓駭置，引滿數巨羅而歸。斤工爲制義。戊辰會試，七藝俱爲主司所賞，閱至論，忽見用鶯鶯、杜麗娘，主司大駭，置之。後每見上公車者，輒戒之曰：『後場中慎勿用古人姓名也。』（卷二）

## 剃鬚償米

雲間顧少參之曾孫名威明者，席先人餘業，有田四萬八千畝，而性豪侈，喜博。又酷好梨園，集遠近輕薄子演牡丹亭傳奇。有一少年裝杜麗娘者，須剃去鬚髮，少年故斬之，進曰：「俗語云：『去鬚一莖，償米七石。』倘勿吝，乃可從命。」顧笑曰：「此細事耳。」即令一青衣從旁細數，計去鬚四十三莖，立取白粲三百石送至其家。其作爲大抵如此。不四年，所有田取次賣去，卒以逋賦爲縣官所拘，自縊於獄。（卷三）

## 古文難易之分

王、李之古文，學史、漢而僞者也；今人之古文，學歐、曾而僞者也。然爲僞史、漢，猶非多讀書不能；若爲僞歐、曾，祇須誦百翻兔園冊，用其之乎語助，儘可空衍成篇，蓋便於學者之不讀書，殆莫甚於此。吾邑前輩馮定遠云：『韓子變今文而古之，歐陽子變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勝言。』推定遠之意，亦以其便於不讀書，故有此言耳。山陰徐伯調云：『學史、漢者如孔廟奏古樂，琴瑟柷敔，僅得形模，故難爲；學八家者，如古樂之遞變至近時梨園諸曲，窮情極態，亦復感動頑慧，故樂爲。實則彼以古而難追，此以今而